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八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_臣蔡本任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瘞破硯文

樊曰李元賓硯公為之文公
與元賓皆正元八年進士也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
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

第行於褒谷間

孫曰褒斜地名

役者劉允誤墜之地毀焉乃匣

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識音志○

一作贊而

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

補注全謂其未破時

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韓曰退之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于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純繆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

一笑樊曰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
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

孫曰中山國名今定州

其先明眎

韓曰禮記兔曰明眎

佐

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

孫曰卯於十

死

為十二神

孫曰十二神謂子丑寅卯之類

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

與物同當吐而生

嚴曰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已而果

然明眎八世孫翫

補注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名曰翫○翫芳万切郭云

俗呼曰翫翫乃侯切又廣雅云翫兔子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

匿光使物竊恒娥

嚴曰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恒娥竊而奔月恒娥羿妻也

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

一作或云

居東郭者

一有號東

郭三字曰魏音遼又音俊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

與宋狙謀而殺之

祝曰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魏者海內之狡兔也盧逐

魏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克徑于前犬吠于後○狙音鵲宋之良犬

醢其家秦始皇時蒙

將軍恬

巖曰蒙恬秦時製筆者者

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

庶長

孫曰秦爵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

與軍尉

祝曰軍尉

軍中尉史以連山筮之

韓曰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

得天與人文之兆筮

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

竅而趺居

祝曰跌足跗晉陽泉委賦伏似虎跌。跌音夫

獨取其髦

張曰髦長鬣也

簡

贖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

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

補注征伐所獲者為俘章臺秦宮名

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

城

孫曰管城地名在今鄭州

號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

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

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

孫曰九流謂儒道陰陽法墨縱

橫雜農九家者流

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

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

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

令高

孫曰趙高為中車府令

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

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

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

孫曰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

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

及會稽楮先生友善

補注洪駒父云韓文公傳毛穎以文滑稽然與穎遊者楮先生陳玄

陶泓功不在穎下文公不為立傳乃為補亡云

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

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

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

一作舉畫不能

稱上意上嘻笑曰

作喜

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

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皆冒管城

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

謂魯衛毛聃者也

孫曰僖二十四年左氏富辰之言

戰國時有毛公毛

遂

樊曰遂趙人平原君之客

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

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孫曰杜預左傳序云春秋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

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

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

一有與字

卒見任使

一作始以

俘見幸任使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誨勞以老見疎秦

真少恩哉

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此不復載

下邳侯革華傳

祝曰下邳縣名史記舜耕于下邳在漢屬東海郡舊本無革華傳歐陽公始錄之樊曰按今諸本毛穎革華二傳聯載然毛穎傳見於李漢序子厚集李肇國史補及舊史公傳獨革華傳無聞大抵步驟毛穎傳而為之其不及遠甚趙璘因話錄曰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故其辭多鄙淺則革華傳非公之作矣補注陳長方云下邳侯革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譚語滿場皆笑此語豈再出耶又宋景文筆錄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詩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後載下邳革華傳足判其謬矣。邳貧悲切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

孫曰隴西取田隴之義

三十六代

祖守捷為

祝曰捷為郡名史記以壯捷為。捷居虔切

黃帝時以力見召拜

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

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

孫曰書放牛於桃林之野

冠冕遂絕

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

一無而加二字

華父犇

祝曰說文云犇牛息聲一曰牛名。犇赤牛切

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

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

時常侍宴姑蘇臺

嚴曰臺在蘇州越絕書云吳王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此所言長樂姑蘇但取酥酪之類皆牛乳所成者

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隼因

引重

一作引輕軍使

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轅之下

胡轅

貫切

主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

一本而作以一本無之字

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

屈強

屈渠勿切強居亮切

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

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

一無其字

上嘉之

遂釋褐賜墨綬焉

一無馬字

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

處上左右足矣

一本處字下有在字

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履道

一作

別威儀進退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

騁擊毬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往

伏事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議洩露密旨

密一作上

上繇是

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

一本有令字恐非上

既有命字此不當復有令字

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

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與焉頃之上見

其顏色顛顛

一無其字

衰憊失度上涖嗟曰

一無嗟二字

下邳侯

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

一有於市朝三字

不復召子矣遂棄

而終

棄字下一有之字

華無子

子一作息

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

其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焉初革自北而來為趙武

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有蒧棗侯革

朱者

孫曰漢書作革朱今本多作革未非

即其後也

一本云從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華焉

漢書功臣表有蒧棗侯革未即其後也初本自北服而來趙武靈王重之由是子孫方盛於中國耳○一本云

華氏之先出於皮姓軒轅胡服而來方
熾於中國漢書有裘裘革未即其後也

送窮文

洪曰子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
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
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
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
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
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
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
矣然送窮文與楊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蓋
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如司馬相如大人賦
全用屈原遠遊中語杜云遞相祖述復先誰
長卿子美豈剽切前人者耶補注張文潛曰
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彩過逐貧

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
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
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晁无咎取公此
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
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誦彼窮我者車舡飲食
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舡延之
上坐亦卒歸
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

孫曰星者公之奴
名○一本作星星

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糒

祝曰糗熬米爾雅云麥
也周禮糗餌粉餐糒糧

也○糗去久丘救
二切糒之良切

牛繫軛下引帆上檣

孫曰軛車轅之
前上掛檣帆柱

選萬里連檣牛繫軛下言車引帆
上檣言舡也○軛乙革切檣音牆

三揖窮鬼而告之曰

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

去故就新駕塵曠風

韓曰曠張弩也。曠音霍又廓郭二音。

與電爭先

一作

光子無底滯之尤

底止也

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

乎屏息潛聽

孫曰論語屏氣似不息者屏藏也

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

歛嚶嚶

若呼號切歛呼骨切

毛髮盡豎竦肩縮勁疑有而無久乃

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

一作餘年

子在孩提

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

神戶靈我叱我呵苞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

孫曰謂謫

陽山今時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

孫曰謂為太學

博士朝壘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

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

孫曰言我初無欲行之語

於何聽聞云我當

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船車鼻

嗅臭香糗粳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

已不

甫鳩切

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迴

作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

一作朋

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換

手覆美張曰換拗換也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

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一作其名曰云云

矯矯亢亢祝曰矯亢剛直貌。亢口浪切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補注已上為智窮下四窮倣此其次名曰學窮一無名字傲數與名摘抉

杳微祝曰摘發也抉出也。摘它歷切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祝曰神鬼

於立切神。挹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

孫曰謂不可施於時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

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夏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

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孫曰問猶說也朝悔其行暮

已復然蠅營狗苟孫曰營蠅聲驅去復還洪曰魏王思

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

舌跳踉偃仆張曰跳踉跳躍也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

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我一作使小點大

癡補注筆墨間錄曰予讀抱朴子云小點大愚人生一

駒父曰非也小點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

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

孫曰周禮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

圭琬圭皆長九寸

易一羊皮飶於肥甘

也飶厭

慕彼糠糜天下知

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

予一作言請質

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

祝曰上手舉手也

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樊曰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

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

補注朱居靖公秀水間居錄云鱷魚之狀龍
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
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
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樊曰新舊傳皆載公
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
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
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
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
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
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
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
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
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濯所為雖異其使異物
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
二公幸矣古之為政有虎渡河者蝗不
入境者蓋其精神所感若此類也耶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

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

孫曰惡谿谿名在潮州城西蓋

龍湫也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

孫曰孟子舜使益掌火益列山澤而焚之烈乾也今作列又一本作迺迺遮也迺音旅際切非是

網繩

擗刃

祝曰擗謂以叉刺泥中搏取之也莊子冬則擗籠於江是也。擗初朔切一本作擗擗木名時燭切

非是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

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

越況嶺海之間

嶺海一作海嶺

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

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慈一作文四海

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孫曰潮州於古為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

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

也刺史受天子命一作令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

安谿潭祝曰睥目出貌左氏睥其目是也。睥戶板切。一無不字潭下有而字據食民畜

據字下一本有康字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

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中洪曰

舊本作下中中身也記曰文子其

中退然今本作下心又有哉字

怵怵覲覲

怵恐懼貌
覲小目貌

○怵悉枕切
覲下顯切

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

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

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

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

率醜類

祝曰醜
亦類也

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

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

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

冥
也 睹

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

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

一本與下有其字
靈下又有而字

為民物害

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
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贈尚書左僕

射

韓曰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
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
修者不一二爾樊曰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
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
此則其猶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
補注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
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

孫曰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宣一作先

公在原州宰相以

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既以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

孫曰晉上書行在拜校書郎

入翰林為學士

樊曰翰林侍制

三年出入左右

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

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

攝殿中侍御史

孫曰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

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七

奉

孫曰尋歸臺授本官

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

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

紇

祝曰迴紇古匈奴號。紇下沒切

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

袋為涵判官

孫曰大曆四年五月以僕固懷恩女為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令兵部侍郎李涵

往冊命奏晉為判官

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力焉

一作

約我為市馬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卒取

之

卒一作乎

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為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

一無而字

為爾賜不既多

乎爾之馬歲五至

一無
五字

吾數皮而歸資

數上聲
一無
吾字

邊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
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
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
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
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補注謂
為太常

少卿也

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

孫曰大曆十四年
五月德宗即位

以

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

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

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

軍使朱泚之亂加兼御史大夫

孫曰建中四年以晉代孫宿為華州刺史又兼

御史中丞潼關防禦鎮國軍久之

加兼御史大夫。一本無兼字 詔至於上所又拜國

子祭酒

孫曰是歲十月朱泚反使凶黨仇敬何望之浸逼華州晉棄州走行在改國子祭酒

兼御

史大夫宣慰恒州

孫曰十二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

於是朱滔自

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

如梁州

孫曰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

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

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

以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

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

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

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

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

之比

一無故字

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

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

一作於有司

雖有大過猶將擒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

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將

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

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

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

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

孫曰貞元

戊戌收
京師

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

孫曰

貞元二年七月以

又為太常卿

孫曰時尚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使為韓滉所擠

晉為尚書左丞

貶黜晉罪滉之黨見宰相極言

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

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

章事

孫曰五年正月以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

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

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

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

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

事卒不聞

樊曰時政事決在實叅晉但奉詔書唯喏而已八年叅以其弟給事中申為吏部侍郎諷

晉以聞帝正色曰無乃叅迫卿為之耶晉不敢隱因問叅以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叅貶官晉皇恐上疏固辭位

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

一作記

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

拜禮部尚書

樊曰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

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

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

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庭侍中

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叅攝中書令當傳詔辭

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

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
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

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

樊曰十二年以晉守兵部

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

入謝上語移時晏復有入

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

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防

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

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

樊曰七月以晉鎮汴州

汴自大厯來多兵事劉

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

孫曰貞元八年三月宣武

帥劉玄佐卒其塔及親兵擁玄佐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使孟介以請於朝庚午以士寧為宣武軍節度使

畋遊無度

一本無畋遊二字度作畿

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

孫曰

九年十二月士寧率眾二萬畋於近郊都知兵馬使李萬榮晨入使府分兵閉城不納士寧以五百騎逃歸京師壬戌以萬榮為留後萬榮為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

作亂求殺萬榮不克

孫曰十年四月宣武軍亂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

慢萬榮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林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十一年五月詔以萬榮為節度使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

恭執之歸京師

孫曰十二年六月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自為兵馬使殺諸將伊婁說張

丕等都虞侯鄧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

而萬榮死

孫曰七月以晉鎮汴州以萬榮為太

子少保賤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卒

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

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

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

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

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鄆三軍緣道譁聲

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告

樊曰惟恭既執
過遂權軍事自

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
赴鎮不用兵衛至圃田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

城十餘里惟恭
乃率諸將出迎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

樊曰
初玄

佐死以陝虢觀察使吳
湊代之行至汜水而還

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

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

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

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

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

孫曰惟恭之逆
晉晉命惟恭勿

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
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兵政初

一無初字

玄佐遇軍士厚士寧

懼一有不字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

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寧卒驕不能禦則置

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

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

之明日皆罷之

孫曰初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過之厚
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

早暮番休
晉一罷之

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

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

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

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

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

孫曰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

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委叔度叔度為人佻悅軍中惡之職事修一作人民化一作俗嘉

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

鳥一作鳥

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

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
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
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
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
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
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孫
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
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頴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
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闐道謹呼

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

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

其一
作人

始為華州亦有惠愛人

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

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

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

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

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浚全素全澥全道全素皆

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全浚為秘書省秘書

郎全素為大理評事

一無為大理評事五字

全澥為太常寺太祝

洪曰按董府君墓誌云公諱溪字惟深隴西公第二子則澥當作溪又云其季弟澥問名於太史氏韓愈並無全字此云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則全澥全澥誤矣補注按溪誌全澥全澥之名上作溪澥豈全澥後名溪而全澥後去全名澥耶樊曰按宰相世系表全道殿中少監澥商州刺史全素太子中舍人澥太常寺太祝其名當從溪墓誌及世系表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

考功

一無伏字

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偏錄謹狀

一作

上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

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曰盧郎中名虔時為汝州刺史名氏見于侯喜所作汝州復黃波記公既已薦喜于盧汝州十八年陸儔佐主司權德輿又薦于陸儔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已矣

進士侯喜

一本有者字無下句右字

右其人為文甚古

孫曰喜之文章學西漢而

也為

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

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

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有司

有一作主

言之於上位

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

年愈從調選

樊曰此謂貞元十六年去徐來洛永官京師

本欲攜持同行適

遇其人自有家難述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

怪其久絕無消息五月初至此

樊曰此謂十七年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

於洛也

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

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

夫一作貴

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

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

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
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
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
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
為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
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
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
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孫曰司馬遷荅任安書士為
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不

其然乎不其然乎

一本止

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

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樊曰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辛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

樊曰舊史

德宗紀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敕以關輔饑罷二十年吏部選禮部貢舉孫曰宰臣杜佑所請也
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

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
伏思之竊以謂十口之家

謂一
作為

益之以二人於食未有

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
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
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早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
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
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
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欺

樊曰春秋威五年
公羊傳曰大雩者

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云云公語蓋出此其以民為人則

避太宗諱也

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

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

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

必能輔宣主化銷殄旱災臣難非朝官

樊曰公時為四門博士未為御

史故云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

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孫曰正元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年冬公為御史上此疏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

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

聞有棄子逐妻

至聞一作其聞

以求口食拆屋代樹

屋一作室以納

稅錢寒餒道塗

餒一作餓

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

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

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或犯法當戮猶

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

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

百一作有

實宜倍加憂恤

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

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

百姓腹內

一本腹作復非是洪曰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推酒

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

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

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効有見輒言

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韓曰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二

月奏賑連州陽山縣令神道碑具載此事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韓曰貞元十九年公為

四門館博士時奏請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

祝曰三館者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一本生作士字。

准

六典

孫曰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

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

及國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

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

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

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

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

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
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
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
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
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
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
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
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樊曰按選舉志所言
三館學生皆無狀合

惟四門館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宣公所謂量許取無資廢而有才業人充者歟疑朝廷從公之請而誌逸之也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注詳本篇

君諱彙

一作某

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

孫曰其先本嬴姓伯益之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滴仲滴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孫曰夙九立為諸侯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為趙獻侯

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

由是以馬為氏

孫曰浣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

奢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為氏

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

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

才隋末為蒯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

孫曰羅藝字子世京

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

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

將軍

孫曰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

封南陽

郡公卒塋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

玉鈴衛倉曹叅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

史贈司空

孫曰季龍舉孫吳侗儻善兵法科
任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

清河崔元

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

贈太傅謚莊武

孫曰燧字洵美貞
元十一年八月卒

莊武之勲勞在策書

君其長子也

樊曰燧二子長
即彙次曰暢

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

原

樊曰大曆十四年閏五
月以燧為河東節度使

授河南府叅軍建中四年司

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

孫曰

建中四年十一月燧至太原遣彙
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

獻御服用物弓夾煮

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

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值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

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夫人

無子

一無夫
人二字

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

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

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愈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

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

左衛倉曹叅軍馭右清道率府冑曹叅軍女子二人在

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

韓曰公嘗誌
殿中少監馬

君繼祖墓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以故人稚弟

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召二子使為之主馬二
子彙暢也今故云世
通家繼祖暢之子也
詳聞其世系事業今墓有期日從

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

焉

樊曰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復讎狀

韓曰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琬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國有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教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一本題有并序二字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

孫曰富平屬京兆

為父報

仇殺人

樊曰悅殺秦果

自投於縣請罪敕云復仇殺人固有彛

典

固一作自

以其伸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

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

配流循州

孫曰是月戊戌敕悅杖一百流循州

由是有此議右伏奉今

月五日敕

奉一作親

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祝曰禮記父母之讎不與

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

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

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

於春秋

孫曰定四年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見於禮記

樊曰禮禮弓子夏問於孔

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又見周官

韓曰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

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
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
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
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
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
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

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

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下尚書省尚書省

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樊曰舊史云梁悅為父復讎殺秦果特赦免死愈獻議執

奏之按此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不可謂

之執

奏矣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一無

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

孫曰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足半者為八足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遂輕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公於是作此議樊曰時戶部侍郎揚於陵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

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

孫曰物土貢者謂其隨所有之物以為貢賦不

專責之以錢也

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

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

物愈賤錢愈貴也

一本錢上有而字

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

布出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

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

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

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

祝曰四者飲食

之器

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死五嶺舊錢

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

孫曰更其文謂

改其錢文

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

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

其病

祝曰扶助也一作助

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

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

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孫曰相公韋貫之也本名純以憲宗廟諱以字行韓曰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樊曰憲宗元和九年十二月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非常之

寵勿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

祝曰屬付也屬之欲切也

命震駭心神靡寧願已慙覲

祝曰覲亦慙貌覲他典切

手足失措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

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

嚴曰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

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

累

韓曰貫之父肇子澳皆不阿貴近以求進故三世皆謚曰正史臣美之

因緣資序驟厯

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思澤益深猥令

超參鼎鉉

孫曰易鼎玉鉉鉉者所以貫鼎而舉之鼎鉉謂為宰相。鉉玄典切

竊自惟度

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

陛下覆燾之恩

祝曰熙廣也書熙帝之載嚴曰燾大到切溥覆照也

下遂羣生性

命之理以正百度

祝曰百度百事也書百度惟貞

以和四時澄其源而

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

嚴曰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或

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

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

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

況今俊又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

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一本止
有一句

為宰相賀雪表

韓曰時武元衡張洪靖韋
貫之等為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

滋樊曰憲宗紀元和十年二月自冬不雨至于
是月丙午雪嚴曰顏師古云宿麥謂其苗經冬後漢注宿舊

也麥必經年而熟故云宿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

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

實一作感
嘉一作善銷

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

補注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視人如傷

補注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每發聖言則獲

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効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二篇○評說增改本末具于實錄卷首矣嚴曰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

諸史

一有自字

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

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

姿早處諸副

孫曰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一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

晨昏

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

海及嗣守大位

樊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

行其所聞順天從

人傳授聖嗣陛下欽奉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

撰次去八年十一月

一無去字

臣在史職

孫曰元和八年正月公為史館修撰

監修李吉甫

孫曰六年正月以吉甫監修國史

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

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

拾遺沈傳師

韓曰傳師字子直

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

等

韓曰籍字夏龜

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錄

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

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

欲更研討

更一作皆

比及身歿

孫曰九年十月吉甫卒

尚未加功臣於

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

孫曰十年夏

刊正方畢文字鄙

陋實懼塵玷

一作實積慙懼

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
旨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
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
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
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

孫曰初德宗
幸奉天倉卒

間順宗嘗親執弓矢
後先導衛備嘗辛苦

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

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補注裴度字中立河東人貞元五年進士及第至是有拜相之命公為作讓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朝請大夫守刑部侍郎同平章事

承

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

知事君以道

祝曰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

韓曰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

不求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

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出官府廷乃

佐戎幕

孫曰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叅軍武元衡帥四川表

為節度掌書記

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

絲綸之重

孫曰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受恩

益大顧已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

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

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

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

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

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

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

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

樊曰元和九年度為御史中丞

又毗邦憲

樊曰十年度為刑部侍郎

聖君所厚免逆所讎關於防虞幾

至斃踣

韓曰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

又傷首度墜溝中冒韃得不死思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

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

臣以燮和之任

孫曰初元衛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反側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

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因遂相度

忘其汚陋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

尹於庖厨

孫曰莊子云湯以庖人寵伊尹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是舉於庖厨也

高宗登

傅說於版築

祝曰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

孫曰離騷

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

齊桓起甯戚於

飯牛

孫曰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於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

桓公聞用為客鄉

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

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

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
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
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

韓曰

天工天官也

書天工人其代之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望博選周行

巖曰

詩寘彼周行注行列

謂周之列位下胡岡切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

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
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補注宰相裴度

張洪靖韋貫之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孫曰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

以獻右今日某宣進旨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貞祥之見

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

孫曰語曰臧文

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契曰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

謂龜為蔡出此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

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

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

韓曰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

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
以獻幾與此表所言合云

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

効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
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殷侑 右伏准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敕侍郎官御
史在城者委常叅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

傳

韓曰公嘗有荅殷侍御書云蒙示
新注公羊春秋疑殷即侍御侑也

傍習諸經注疏之

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
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

錄奏聞伏聽敕旨

樊曰公此狀薦侑元和十一年冬也
十二年公送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

使回鵲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進王用碑文狀

李曰用字師柔太原人公
時為右庶子撰其碑文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

王用神道碑文

樊曰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
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修是王用親表

孫曰修者用之妹婿元和十一年七月為京兆尹

傳用男沼等意

孫曰用六子長子名沼

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

文者

請一作謂

伏以王用國之元舅

祝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用之妹也

位望

頗崇豈臣短才

短一作知知字去聲

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

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樊曰劉义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

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
事物其又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旨緣

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
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
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迹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
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慄再欣再躍再皆合
作載字無任
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韓曰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荏稱其經營如已薦之於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今又以狀薦於朝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

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孫曰元和九年三月以太子太傅鄭餘慶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餘慶辟宗師為節度副使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

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

嚴曰墓誌云紹述無所不學於

辭於聲天得也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

甚苦遇物仁恕有才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

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
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
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樊
曰公舉賢自代見于集者六為刑侍舉錢徽
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侍舉
韋顛尹京兆舉馬摠再為兵侍
舉張正甫皆引建中元年制云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樊曰徽元和初
入拜左補闕以

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
討蔡羣臣多言用兵不便憲宗不悅徽亦忤旨罷為太

庶子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敕常叅官授上後

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

孫曰建中元年正月初令常叅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

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要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史附選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數多者授之

前件官器質端

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嚴曰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一本表後
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九十七日矣舊史
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仆碑得見
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
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
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

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

孫曰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
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

正月敕刑部侍郎
韓愈撰文

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

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

謝中

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

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

庚周之五誥

補注大誥康誥酒誥
召誥洛誥為五誥

於詩則玄鳥長發歸

美殷宗清廟臣工大小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

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

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曖烏
蓋切雖有

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

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刮羣姦掃灑

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

石所刻動流億年祝曰十萬曰億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

詞學之英所在成列成一作森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

宰相公卿郎中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

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

為淺陋顧貪恩待一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

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

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樊曰按公平淮西碑其所以錄韓弘之功者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云云曰弘汝以節都統討軍云云曰承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云云其詩曰乃救顏商愬武右通成統於弘云云洪是以有此謝

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

孫曰元和

十年九月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至是以碑本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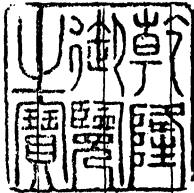
今韓弘寄絹五

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旨謹
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
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
忤怵惕罔知所喻中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
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
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錫一作遂

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
慙戴競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四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_臣 夢吉

檢討_臣 何思鈞 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 宋枋遠

謄錄監生_臣 蔡本任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嚴曰鎮州節度王承宗以元和十年遺刺客
殺宰相武元衡又刺裴度傷首不死時積錢
於東西市詔能
捕賊者賞之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敕

狀曰元和十年以狂賊傷害宰臣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元衡遇害

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

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樊曰元衡死數日未獲賊

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而不能擒賊因泣上為之憤嘆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

錢萬貫仍與五品官積錢三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索公卿節將複壁重轅者皆搜之今下手賊

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孫曰神策

大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上封稱賊出王承宗乃詔悉取承宗將卒得張宴等三十人命監察御史

陳中師與京兆尹裴武鞠之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樊曰李師道將訾嘉珍反留守呂元膺敗之初師道

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皆以舍山棚遣將營嘉珍
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圖圓淨為之謀至是饗士其徒白
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奪山棚所
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殺之圓淨既執於是窮治嘉珍察
乃言元衛者見新史王承宗李師道傳公根尋蹤跡口
此狀未獲嘉珍察前所上故云其餘兩人

自承宗

一作明知發自承宗

再降明詔絕其朝請

樊曰七月詔數王承宗罪絕其

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

樊曰士則士平等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以士平為左金

吾衛大將

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

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

巡繞瞻視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

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
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
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
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平士則何故與美官也
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
如聖心獨有所見審之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
代久遠之人哉一無之
人二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
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

信在言前號令旨揮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以來繼

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劔南東西川斬李

錡

其綺切又魚綺

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

祝曰五州澤潞

邢洛磁

威德所加兵不污及收魏博等六州

祝曰六州魏博貝相盧衛

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

祝曰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

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

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

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

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

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

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韓曰出論語去上聲

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

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

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韓曰出史記商君傳秦人以君言為

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

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
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
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
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

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韓曰出史記晉世家

昔漢高祖出黃

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

韓曰漢高帝三年出黃金四萬

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

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

達一作遠

能以金四萬斤

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

大功者

一有也字

亦未有不費小財而能收大利者

一有也字

臣

於捕賊之人

捕一作告

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

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

望恕臣愚陋僻愆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

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韓曰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

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檢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官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相必皇甫鏞也亦可謂無識鑿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補注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

一作臣某言臣伏聞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

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

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但以神明祀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平帝世劉向稱余覽典籍往見有佛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秦雖蕪除漢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真誥云裴真人有三十四人弟子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陶隱居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裴君即是

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
孫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
以問羣臣傳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
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
四十二章及釋迦玄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
愔之來也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
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
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補注唐史作始入中國

上古未

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
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

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孫曰已上年歲皆出
皇甫謐帝王世紀此

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

補注唐史無此時字

中國

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

孫曰皇甫謐云湯立七十年踐天子位為天子

十三年年百歲而崩

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

年

孫曰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中宗即太戊高宗即武丁也

書史不言

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七歲武

王年九十三歲

孫曰禮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乃終

穆王在位百年

孫曰書穆王享國百年嚴曰據偃冢書自周有天下至穆王九百年非穆王年百也此時佛法亦

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

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孫曰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凡四十八

年補注唐史作四十八年今本作四十九年

前後三度捨身施佛

孫曰大通元年三月

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凡三幸同泰寺捨身

宗廟之祭不用牲

牢

孫曰郊廟牲牲皆代以麩

盡日一食止於菜果

孫曰武帝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

鮮腓惟豆羹糲飯而已

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孫曰太清三年三月

侯景攻陷臺城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崩于淨居殿年八十六

國亦尋滅事佛求

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

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

補注唐史作識見不遠

不

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

補注唐史作聖明

以救

斯弊其事遂止

樊曰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

居大寺觀給其衣食無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

罷之事竟不行

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

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

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

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

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

昇音興

又令

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

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

一有設字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

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

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

惜身命以故

一本故作至一本無以故二字

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

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鬻力充切以為供

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者一無者字本夷

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

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

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一作奉國命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孫曰宣政殿名禮賓一設孫曰元和九年六月置禮

賓院於長興里以待四夷之使設謂宴設也賜衣一襲孫曰單服具謂之一襲亦曰一稱衛

而出境

出境一作出之於境

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

可直一作宜令

孔子曰敬鬼神而

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

音被

除不祥然後進弔

祝曰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苔可掃不

祥襄二十九年左氏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使巫以桃茢先被殞楚人悔之

今無故取

穢朽之物親臨觀之

觀一作視

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

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

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

補注邵太史曰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久漢明帝始立祇神洎于符石羌佛法甚盛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于魏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為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樊曰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
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
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
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
相意皇甫鎔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
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投袁州刺史歐陽文
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
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賤所則戚戚怨嗟有不
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
者又罪其以封禪說帝皆非也漢楊惲見廢
報孫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腰斬雷震之
怒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

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
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
免刑戮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
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
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以今月二十五日孫曰三月己卯愈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
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
人庶祝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書紂有億兆夷人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

之外嶺海之遐待之一如旬畿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
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
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一作親苟有

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
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
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

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孫曰南人名滿為瀧

○瀧音雙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颶其過切 鱷五各切禍患不測州南近

界

一作州之南境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

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

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

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

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一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

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

詩薦之郊廟

樊曰謂元和聖德頌及平淮西碑之類

紀泰山之封鏤白玉

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

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

雖一作縱

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

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治政少懈

文致未優武尅不剛璧臣姦隸

雙一作孽

蠹居棊處搖毒自

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繼孫

一本繼亦作以

如古諸侯自

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

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雷厲風飛日月清
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
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
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
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

也

魏下一有之字
治功一作功治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

皇天

補注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
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具著顯庸明示得意

孫曰秦始皇二十六年登琅
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

使永

永萬年

一作年代

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

逢之嘉會

不一作方

而臣負罪嬰豐

祝曰豐際鏘又瑕也後漢欲乘豐并關中。豐許慎

切

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

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

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

一作送

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

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

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樊曰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人豈不悖哉者也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

樊曰時宰相皇甫鏞欲兼用孝德為號崔羣獨

以為有睿聖則孝德並見憲宗聞不樂乃以它事罷羣為湖南觀察使

及闡輔百姓耆耄

等

孫曰年八十曰耄

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

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到

一作至

于再于三陛下仰稽

乾符

祝曰乾符天文

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

鴻休膺受顯冊

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天

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忭踴躍

拈一作欣

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

之謂元

孫曰易元者善之長又體仁足以長人一無以字一無人字

發而中節之謂

和孫曰禮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

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

孫曰昭二十八年左氏之詞

戡定禍亂

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

孫曰易先天而天弗違

道濟天下之謂

應道

孫曰易道濟天下故不過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

類

樊曰宣十七年左
氏喜怒以類者鮮

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

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

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

一作字

可謂經緯

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

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飢寒四夷

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

巍超今冠古方當講議明堂辟雍之事

一無講字

一無議字 撰集

泰山梁父之儀

一無集字

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

一漏

作隆

時乘六龍肆覲東后

孫曰言將東封也

微臣幸生聖代觸犯

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震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銜酸抱痛且耻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一無刺

史二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

拱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

不加罪自刑部侍

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

孫曰元和十四

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

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

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上訖

孫曰十五年正月至袁州

臣某誠歡誠

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

孫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言穆宗即

也位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

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

孫曰元和九年十月二日公知制誥

刑南宮

孫曰元和十二年十月二日公為刑部侍郎

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

赦其罪累

赦一作放

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

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劉曰穆宗即皇帝位

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

大位

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一本作昭承

天地神祇永有依

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

韓曰易日月之道貞

明者

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

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

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

主鬯春宮

樊曰元和七年七月乙亥帝為皇太子。宮一作官似非

齒胄國家

孫曰禮行

一物而三善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

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

或至垂涕

一作泣

舉用俊乂流竄姦邪

孫曰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

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叅軍雖虞

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

樊曰渾敦窮奇摯叢饕餮四兇也蒼舒殯數摯戲大臨危降庭

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十六相也見左傳不能過也天下翹

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

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

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

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像之以永多福

永一作求

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僻守遠方

僻守一作守郡

拘限條制

制一作例

不獲奔走稱慶闕廷無任欣歡踴躍感

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

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

位二月大赦

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

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

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
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
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隆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
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

事獲譴海隅

韓曰謂
謫潮州

旋沐朝獎待罪山郡

韓曰謂
徙袁州

未離

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
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
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樊曰太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附馬都尉暉之女憲宗之后穆宗之母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

宮闈

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尊所生母郭貴妃為皇太后大中二年崩謚為懿安皇后歡心

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

孫曰正元十一年正月憲

宗第三子恒生于大明宮別殿

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

孫曰帝王世紀華胥

大昊母

文母有光於周道

孫曰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

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

韓曰易帝出乎震

垂衣御極式展臣

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

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

賀一作慶

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奉

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

樊曰公時守表州

今月十六日

樊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

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

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烟非雲

孫曰瑞應圖曰非氣非烟五色

氛氳謂之慶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

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

事契曰昭十七年左氏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

由之而作歌韓曰尚書大傳曰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

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正一作王其日丙戌亦主於土西北

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

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
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微臣往
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并
躍歡幸歡一作欣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
瞻戀闕廷心魂飛馳并圖奉進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
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韓曰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舉
惟素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厯中外資
考已深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
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樊曰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
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泰字安平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孫曰泰永貞元
年十一月坐王

叔父之敗貶虔州司馬元
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叅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

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
孫曰貞元十一年亦更臺

省
孫曰貞元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

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

並得其所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

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樊曰泰後終潮

州刺

史

慰國哀表

拱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踴無地伏惟聖情一作心何可堪處大行皇

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韓曰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正元十五年進士
公時為國子祭酒薦之用是自校書郎除國

子博

士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
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
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
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韓曰籍後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
未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登朝行未幾享其

資遂忝南官
郎謂此也

請上尊號表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表
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
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
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
恩今天子一無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
今字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樊曰
元和

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
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
旋定幽都樊曰長慶元年三月

幽州節度使劉總以
所管八州歸于有司
析木天街洪曰天文志昂畢間為天街自胃七度至畢十

一度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
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
星宿清潤北嶽醫閭孫曰恒山

為北嶽周禮東北曰幽
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話退之上尊號曰析木天街

云云子曾子賀赦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
崑崙渤濤濟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
地彌天區界

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
孫曰漢地理志周諸侯千七百

國章亥所步洪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

豎亥步自南極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五步孫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山海經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極垂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一作賦西謝南北六千里

之首北土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収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

去姦孽

孫曰謂貶皇甫
鏞。一作姦佞

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

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

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

孫曰淮南

子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
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堯誅九嬰以

定下土

孫曰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畴華之野
殺九嬰于凶水之上。一本作定天下

血兵

刑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
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

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

補注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置郵即今之驛傳也

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

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
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

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
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

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

思一作愚

取正於經以定大號

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

恐

孫曰長慶元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
孝德皇帝。一本無臣某誠惶誠恐六字

舉韋顓自代狀

韓曰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
侍郎舉顓自代顓字周仁見素之孫長慶初
為大理

少卿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顓 右伏准建中元

年正月五日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

官學識該達

拱曰裴均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顓布衣之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

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

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

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

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

孫曰僖二十八年左氏晉卻毅卒原軫將中軍

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顓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

謹奏

樊曰顓後終吏部侍郎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四十

宋 魏仲舉 編

狀表

論孔戣尚書致仕狀

拱曰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愈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疏也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

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

孫曰孔戣字君嚴長慶三年四月自

尚書左丞以老自

乞時年七十三

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

憂一作愛

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

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

主一作上

伏以陛下

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

之此陛下仁德之至然而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

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

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

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

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

車

孫曰已上皆曲禮之文注云謝猶聽也安車坐乘車

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

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

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曰詩蕩之詞典刑法則也

此

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

祝曰說文疹腎瘍也

○疹音軫又丑刃切

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

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

清簡若殘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殘尚未得退殘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殘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謹錄奏聞謹奏

孫曰公上疏不報殘竟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

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二年正月卒贈兵部尚書

舉馬摠自代狀

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舉摠自代摠字會元扶風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孫曰

長慶六年十二月摠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戶部尚書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以近者京

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

市井一作畿甸或作京輦

盜賊未斷郊

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

鎮

樊曰摠嘗為安南桂管嶺南彰義忠武華州郾曹濮等鎮

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

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祝曰公尹
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
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
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韓曰長慶三年公為京兆尹。一本邑作尹字祈

禱實頻樊曰公年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尹禱雨也青天湛然旱氣轉

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孫曰有事祭也左氏鄭大早有事於山川

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効職雲雨應
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

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并歡呼倍於常
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表

注本
篇

嚴曰退之為京兆尹時作也

司天臺奏今日太陽不虧

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樊

曰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

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已修身誠發
於中災銷於上自卯至巳至一作及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

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

忝京尹

補注公以長慶二年六月為京尹十月罷

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

常品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舉張正甫自代狀

韓曰公兩為兵侍前長慶元年七月自祭酒初除則舉韋顓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再除則舉正甫自代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正元二年進士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孫曰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
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飢渴備更內外灼
有名聲年齒雖高孫曰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氣志逾勵逾一作愈甘
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
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謹錄奏聞謹奏

袁州申使狀

樊曰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
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

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所云

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孫曰使司謂江西觀察使司

右自今月三日後

孫曰元和十五年

年正月公至袁州

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

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韓曰李習之狀公行云其為國子祭酒也奏
儒生為學官曰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
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持
正神道碑亦云此疏乃為祭酒時所論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
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
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
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
新授官上日新一作所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
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孫曰穆宗即位公自袁州召還有此狀不見用樊曰狀所陳凡三事其一移經略使於邕州容州但置刺史其二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其三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嚴曰黃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黃少卿等是也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韓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公責守潮州

其州

雖與黃家賊

樊曰黃家賊謂黃洞首領黃少卿也其地西接南詔

不相隣接然見

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南事人

南一作外

所說至精至熟其賊

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

語服一作食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

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
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
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
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此兩人者一作此時兩人

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
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計謀惟恐後時朝廷信之

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一有已字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

卷四十一

七

不下一二萬人

樊曰少卿自貞元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客管經略使陽旻欲徵幸立

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行立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

為解。一本作不下萬餘人

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

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內

一作因

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

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

樊曰十五

年七月陽旻卒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行至海門而卒

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

人神共嫉

一作怒

以至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

嚴公素者

樊曰旻卒以嚴公素為本管留後

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

規模依前還請攻討

拱曰時公素復上表請討黃氏

如此不已臣恐嶺

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

孫曰元和十五年二月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

兼領之

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

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

一則不敢輕有侵犯

一作陵

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

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

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
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
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
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
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
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
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

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

改元大慶

孫曰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

赦其罪戾遣一郎官

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服謹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曲貼良人男女狀

樊曰公之為袁州也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傭得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行狀神道碑新舊傳皆書之新傳所謂沒歸父母七百餘人則出公此狀神道碑又云及還請著之赦令則公此狀所云今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許典貼良人男

女作奴婢驅使

嚴曰雜律諸妾以良人為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

一等仍計傭以當債直

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內得七百

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

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如上一謹具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論淮西事宜狀

韓曰時憲宗欲討吳元濟遣裴度視師還奏
師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憲宗
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
西事宜議與裴丞相合故兵遂用它宰相有
不便之者以它事改公為右庶子及度為淮
西節度使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從度
平蔡而還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

孫曰至德元載置淮西節度管申光蔡三州

自少

陽疾病

韓曰元和九年閏三月彭義軍節度吳少陽卒

去年春夏以來圖為今

日之事有職位者勞其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

防守金帛糧畜價於賞給

價一作耗

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

夫織婦皆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餉一作飽雖時侵掠小有所

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以來皆

上槽樞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

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

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也上一有之字然所未可知者

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則不足以取勝取勝之

師一作必必在速戰必一作不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矣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師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叅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

祝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

斷而後行鬼神避之

孫曰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

遲疑不斷未

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

孫曰九年十一月公知制

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効禪補謹條次平

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

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容兵雜處

指使

雜一作難

先不撫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

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

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
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
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
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
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
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
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本道據牒所追人額
牒一作行或
又無行字 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

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

繞一作統

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

則兵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諸道

一時俱發

諸道一作四道

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

可入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

賊小縣可收百姓

收下一
有泊字

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

免失散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

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

軍

一作
率

使深知此意當戰鬥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

固當

一作
固宜

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

德放之使歸銷其克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

往一作近

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

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

孫曰淄青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恒冀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

與

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罰元濟

罰一作伐

人情必有救助之

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

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

亦一作則

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

少誠以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

陽諸本作

誠誤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

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

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罰

一作伐

至如淄青恒

州范陽等道

孫曰范陽謂幽州節度使劉總淄青恒州見上

祖父各有功業相

承節制

承下一有命字

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

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

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孫曰李德裕勸討劉稹賜成德王元逵魏

博何洪敬詔云澤潞一鎮與河朔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即

公此意也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樊曰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鏞又奏置榷鹽法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穆宗命江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平叔所陳利害凡十八條公為隨條分析處厚則發十難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
准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
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
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
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
坐鋪自糶利不闕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
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
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

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
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
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則糶貨不盡
少則得錢無多無一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
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
三錢二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
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湏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令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

舊無充使以下十四字

又宰相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

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糴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糴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

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叅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一無上四字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糴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

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三文用十

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關絕者儻或州縣和雇車牛一無儻或二字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

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閒劇留官吏於倉場尙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准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

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

請一年已來

請一作謂

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

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
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
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併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
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
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
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
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疋直錢三千今絹一疋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

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
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
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
六十恐羨六
十兩字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
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
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
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
散也初定稅時一疋絹三千今抵八百假如特變鹽法

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糶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疋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

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
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
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
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
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
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一無依時
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
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

又無下文苟字

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

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

祝曰磴磨也世本公輸般作之。磴五對切

以求

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

訪一作防

如有違犯應有資

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推

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

則一作有

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

守莊磴不知其罪

其一作向

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

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

盜此又不可不慮者

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

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四十